

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。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
勸君更進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日暮沙漠陲，戰聲煙塵裡。
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

王維探論

皮述民 著

王維探論

皮述民／著

王維探論

1999年8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280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者	皮述民
發行人	劉國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電話：23620308・27627429
發行所：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
發行電話：2 6 4 1 8 6 6 1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郵撥電話：2 6 4 1 8 6 6 2
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

責任編輯	鄭秀蓮
校對者	黃榮珠
封面設計	簡銳旺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1980-4 (平裝)

序

應裕康

至友皮述民教授頃完成其巨著《王維探論》，都二十萬言，即將印行問世。這時用一句套語，是「問序於余」，實際上卻是「余問序之」。因為前些日子，述民曾跟我提起這部書，並說即將完稿。我隨即應道：「我替你寫序」。之所以如此大膽狂妄，是我對於「即將」二字了解不夠深切，我總以為「即將」二字，表示的時間甚長，不是兩年，就是三年，有些人說「即將」完稿，甚或一輩子都完成不了的，不想述民所說的「即將」，真的不過幾個月樣子，不失他戮力寫作的本色，這些本是我熟知的，卻因耽於世俗已久而忘記了，當然，也足見有好一段日子，沒有跟他在一起了。

我對王維認識不深，歸納起來，大約不過「畫中有詩，詩中有畫」八個人云亦云的字。然而

我對述民相交既久，知之甚深，孟子曾說：「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」孟老夫子這樣說，當然是表示「不可」的。從這個方向著筆，我倒是還適合寫這篇序的。

民國三十九年我入台台灣師大的前身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系就讀，述民是博物系一年級學生，第二年，他大約基於「不知人，焉知物」的理念，轉入國文系，成為我們班的一員，所以說，我跟述民同班同學，至今已將近五十年了。

我們班有百分之八十都是隻身在台的流亡學生，因此大多住校，在台有家而家又在台北者，是少之又少，述民就是這極少數中之一個，他起先住在浦城街，後又遷居金華街，到校區要不了五分鐘，所以他常來宿舍盤桓，來時一騎單車，車後夾籃球一個，原來他是到宿舍吆喝打球的，那時班中球迷有邱燮友、曾俊良二兄及我，結成死黨。我的身體最單薄，體力最差，不過嗓門及球品，卻數我一個，時在場上「檢討」別人的失誤，諸位學兄知道我的毛病，皆不以爲忤，運動後或往小店以花生湯、紅豆湯進補，過袋中甚豐厚時則就改吃擔擔麵或蹄花麵了。不論吃什麼，都風味絕佳，也沒有膽固醇、血糖、尿酸等等過多之憂慮。這種生活，真是「南面王不易也」。其實當時大家都窮，腳無襪，鞋有洞，口袋時空，空時晚上躺在草地上數星星，體會到明月清風是無人可以剝奪的財富。另外談興最濃，口沫橫飛，永遠有談不完的話題。這樣子所建立起來的友誼，最厚，也最純。摘句什麼詩形容形容呢？王維〈老將行〉首句不是說「少年十五二十時」

嗎？什麼都不必說，這年齡就值得懷念了。

無憂無慮的日子到畢業受完預訓時告一段落，述民到省立基隆中學任教，我則回母校省立高雄中學，一南一北，距離最遠，好在那時的郵遞迅速，雖無限時專送之名，卻有限時專送之實，通信中談到了母校由高明老師籌設國文研究所，彼此都有了共識，要進研究所，再讀幾年書，以彌補少時的不足。

我在民國四十六年秋考進母校研究所，述民則先我半年入所，跟我同時入所的尚有邱燮友兄。死黨同時集在一起，本是很可慶幸之事，但這時大家以「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」互勉，自覺的告別了無憂歲月。研究所上課的時間雖少，但點書的分量很重，此外，每科的研究報告，我們像比賽一樣，本來五千字已可過關，但我們往往做到五萬字以上。而述民此時更對創作入了迷，夜以繼日的寫了不少小說，發表在台港的報刊上，他也參加過多次文藝徵文，諸如小說、話劇、電影劇本、童話等，幾乎無往不利，死黨們很爲他高興。當然，領了獎金是要請客的。

研究所畢業後，我與述民兄又兩度同事，一在政治大學，同事達六年之久，一在南洋大學跟新加坡大學，更長達八年，這時述民已漸從創作轉移到學術方面，還是以文學爲範圍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他研究《紅樓夢》，對於一個大家庭由繁華而沒落，述民有很深的體會，也有很正確的考證，成爲蜚聲國際的紅學家。述民由新加坡回國進入文化大學，文大紅學研究，原已有潘石

禪老師，加入述民以後，更是名副其實的重鎮。

《王維探論》共收十三篇，每一篇討論一個專題，因此也可以獨立來看。像第一篇〈王維年譜〉，就提供了王維生平的全貌。在述民之前，替王維作年譜的，清乾隆有趙殿成，其《王右丞集箋注》附有〈右丞年譜〉，民國莊申《王維研究》上集，附有〈王維年表〉（民國六十年香港萬有圖書公司初版），陳鐵民《王維新論》，附有〈王維年譜〉（一九九〇年北京師範學院出版），述民書後出，其內容轉精可知。

據述民的〈王維年譜〉，開元九（西元七二一）年，王維進士及第，時年二十一歲，發跡不可謂不早。蓋唐代功名，科第雖多，所重者唯「進士」與「明經」，而「進士」尤重，故有「五十少進士，十五老明經」之諺。舉幾個唐代有名詩人，李商隱二十五歲進士及第，杜牧是二十六歲，白居易二十九歲，都比王維晚，賀知章更晚至四十歲，而孟浩然、李白、杜甫等，皆未及第進士。從這一點看，王維的仕途，本有很好的開始。

不過，在唐代即使進士及第，初仕也只是閒散小官，如王維釋褐，初仕太樂署太樂丞，官位只有從八品下，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，這與明清的進士，或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再深造，或分發各省以知縣任用，七品正堂，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。

在唐代要求仕進，必須要與門閥有相當密切的關係，普通人家出身的士子，依附豪門，最好的關係，就是裙帶的關係，楊國忠以從妹楊玉環得玄宗的寵幸，竟一路爬到相位。唐人蔣防寫《霍小玉傳》，敘進士李益對霍小玉的變心，就是爲了要娶大家女盧氏。王維的妻室何許人，年譜沒有交代，則推想不是豪門閥秀，可以必耳。否則王維以此青雲直上，也非難事。

唐薛用弱《集異記》記載，王維善音樂，喜彈琵琶，假扮伶工，託岐王帶他到公主府，向公主獻了一闕《鬱輪袍》，並出示所作詩文，公主看了極爲讚賞，就把王維舉薦給試官，得以在開元七（七一九）年京兆府試舉解頭。述民兄《王維年譜》沒有用這則資料。當然是一則《集異記》所載，不過街談巷語，道聽塗說，不足以昭信史，二則記王維假扮伶工，不免人格有疵。不過《舊唐書·王維傳》，也記載當時權貴，對於王維莫不讚賞有加：

凡諸王、駙馬、豪右、貴勢之門，無不拂席迎之，寧王、薛王待之如師友。

以此推之，《集異記》所載公主欣賞王維，未必真無，只是傳奇爲吸引讀者，有時不免將本事加油加醬，我們取其實而遺其枝葉可也。

根據年譜，王維也相當得到裴耀卿的汲引，並把他推薦給張九齡，裴、張二公，都是當時的名相，正直清廉，王維跟他們相處，所得甚多。

所以我覺得王維一生仕途不遂，一非由於考試不第，二非由於沒有權勢的汲引，而實由於他

跟某些權貴的不合，像李林甫即是，李卒後楊國忠起，王維與他更是格格不入，因此才會發生安祿山陷長安，玄宗出幸，而王維扈從不及的事。這時期陷城之官，下場都是很悲慘的，或為賊戮，或則賊乎定罪。王維在死前五年被貼上「陷賊官」的標籤，事後因其弟王縉的關係，從寬發落，但對於王維之死，相信有直接的影響。

至於第二篇〈王維十五離鄉乃入太學試探〉，實際上可當〈王維年譜〉的一條注解看。〈年譜〉記載：

七一五 開元三年

王維十五歲。約於本年前後丁父憂。離蒲州往長安，可能係入太學攻讀。

唐代士子的目標，自然是長安，因為應進士試的試場，就在長安。所以文學史的資料，通常會提到他們在哪年「遊京師」。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都沒有提到王維何時入長安，但王維詩〈過秦王墓〉題下注「時年十五」，因此學者們都認為王維是那一年進京的，況且王維十七歲時所寫〈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〉，其名句「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，也與他離鄉數載的思鄉心情相合。述民的考證，進一步說明王維到長安是入學國子監，唐國子監有「國子學」、「太學」、「四門學」、「律學」、「京都學」、「國子監生」等六種，述民考證王維的資格，當入「太學」，敘述明析，證據確鑿，可見述民對於王維生平的考證，連一小節都不肯放過。我

讀至此節，想起白居易十六歲來到長安，跟當時的名宿顧況，有「長安居，大不易」的故事，不由想到白居易到長安，恐怕也是來上國子監的吧。又想到唐代的士子，大多都比現代早熟，十五、六歲，已經離鄉獨立奮鬥了。像到處拜客、獻詩、溫卷，哪裡有一點點小孩子的氣息。不像現在的青少年，十八、九歲參加大學聯考，都還要父母家長陪考呢！

讀書至此，我不免又要「爲古人擔憂」起來。緣因述民的〈王維年譜〉，在開元十九年王維三十一歲條下，注有王維的妻子約卒於本年，其妻姓氏無考，亦未留有子女。古人不注重妻子姓氏家庭，可見一斑。但述民兄在〈年譜〉中，也未註明王維是哪年結婚的？蓋師不知爲不知之意。然而我讀〈王維年譜〉，開元四年，王維十六歲有〈洛陽女兒行〉詩，開元八年，王維二十歲有〈息夫人詩〉，這兩首都是意在言外的諷詠詩，但筆觸卻很溫柔，不像一個對於女人或戀愛毫無所知的人所能寫，因此我估計王維在十六歲至二十歲時期內，情竇已開，戀愛、結婚，也是大有可能之事。當然，這只是我個人大膽的假設，就留由述民小心地去求證吧。

第三篇〈王維絢爛詩風的建立〉也可以與第二篇並看。王維十五歲赴長安，入太學，十九歲京兆府試舉解頭，二十一歲擢進士，成名之早，無與倫比，沒有些真才實學，曷能臻此？於是這一篇專將王維二十歲以前的詩作，加以探討評論。王維的詩作很多，唯詩題下註明爲二十以前的，凡得九首，述民的討論，乃集中在這九首。

這九首詩，篇篇都是力作，尤其題材廣泛，顯示王維能者無所不能的詩才。如〈過秦皇墓〉是弔古；〈洛陽女兒行〉是樂府；〈題友人雲母障子〉是題詠；〈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〉是思親；〈哭祖六自虛〉是弔輓；〈桃源行〉是和擬；〈李陵詠〉是詠史；〈賦得清如玉壺冰〉是試制；〈息夫人〉是諷詠。而在這九首詩中，無論遣詞、用典、意境，都極突出，因此述民以「絢爛」二字，來形容王維少年十五二十時的詩篇，而許他為天才型的早慧詩人。所謂「絢爛」我想就是光彩奪目的意思，象徵王維在技術、思想方面已經成熟，不是純璞而已是美玉了。當然，以我個人的喜愛，還數〈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〉：

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。

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真是佳句天成，妙手偶得，有人一輩子寫不出一首這樣的詩，而王維寫此詩時，年僅十七也。

《王維探論》全書十三篇，分開來每篇討論一個課題，都可以獨立的。如第四篇〈王摩詰兩變桃花源〉就是專門討論王維的兩首詩的。

晉代大詩人陶淵明，曾作〈桃花源詩〉，並有〈桃花源記〉一文，來描寫他的理想國——桃花源。千古傳誦，各代和擬的詩人也很多，但起頭的可能王維的〈桃源行〉，王維的這一首詩作於開元七年，王維十九歲。

述民對於陶、王二詩的看法，認為陶淵明不願爲五斗米折腰，歸隱不足，乃嚮往一個天下大同、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，所以述民把陶淵明的桃花源，說成是「人間樂土」。

王維的〈桃源行〉中，明顯有道教仙人洞府的痕跡，尤以「初因避地去人間，更聞成仙遂不還。」爲甚，結束兩句更明言「春來遍是桃花水，不辨仙源何處尋。」則更言別有洞天的人間仙境了。

我曾在〈神仙思想與通俗文學〉一文中，提到我國固有的宗教——道教的迷人處，其他宗教都著眼在身後、來世，對一般人來說，天國、西方極樂世界都是比較遙遠的，即使有輪迴來世，但來世的幸福在今世也是感受不到的，來生不憶今生，今生又何嘗能體會來生。神仙的思想滿足人類對人世、對今生的懷念。羽化成仙，仙境和靈府，並不在另一個世界中，而仍在人間，只不過「月明松下房櫳靜，日出雲中雞犬喧」而已，換言之，沒有俗世的煩囂，卻又得與大自然親近。人間可厭的俗客，不得到此，不能煩擾你，而你則清靜厭了，還可以到人間去遊戲一番。由此說來，人間的仙境，宛如人間的一個別墅，仙境紅塵，只是一線之隔，塵世住膩了，可遁避到仙境來，俗思塵心，一念既生，不妨再回到人間小駐。

王維在十九歲的青年，傾心神仙的生活，多少是有這種無拘無束的浪漫心態的。

王維在三十歲左右曾於藍田有短期的潛居，作有〈藍田山石門精舍〉一詩，述民認為這是王

維第二次變擬陶淵明〈桃花源〉詩，〈藍田山石門精舍〉也是一首五言古詩，詩的內容也有「尋訪」——「發現」——「離去」三段的過程，詩末「笑謝桃源人，花紅復來觀。」明示王維是把此地當作桃花源的。述民認為王維此詩已深具佛家的思想，所以把這首詩的桃花源，稱為「人間佛國」。

王維這首藍田石門詩，當然是受了他學佛的影響，尤其王維聰慧過人，學佛一下就頓悟了，了悟心即是佛，佛國就在人間。學佛為空所蔽，是一大障，王維能跳出這個障，除了聰慧，還有他所受深遠的儒家思想。述民把王維詩中「老僧四五人」，分析說：

那詩中的「老僧四五人」，尚在叢林苦修，是否意味著給世人一些啓示呢？這世界真的有許多老和尚，慈眉善目，修悟了一生，他們為的什麼？王維或許是寫他們「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」之願未了吧？

地獄不空、誓不成佛是地藏王菩薩的悲願，中國大乘佛教最大的特色，是既不願做自了的羅漢，也不願做一切了空的佛，因此一些對人間眾生大有情的菩薩更受崇拜，觀世音菩薩、文殊菩薩、地藏王菩薩的信徒特多，就是這個原因。王維的人間佛國，並未走出這個世界，述民分析王維寫此詩的心態，可說深得吾心。

不過有一點可以與述民討論的，是〈王維年譜〉中並沒有提到王維寫這一首詩，這詩既對

王維的學佛有重大的意義，則開元十七年王維二十九歲，返長安閒居，還應該補入在藍田短時潛修，並有〈藍田山石門精舍〉詩一節。天寶二年王維四十三歲，始營藍田的輞川別墅，相信很受二十九歲時在藍田潛修的影響。

又者〈王維年譜〉將王維拜薦福寺頓教道光禪師學禪，列於開元十八年，我認為不如列於前一年。一者道光禪師於開元二十七年圓寂，王維撰〈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〉中說：「維十年座下，俯伏受教」。故拜師在十七年為宜。再者開元十七年或王維先拜師，後赴藍田潛修，也甚相應。質之述民，以為何如？

《王維探論》的第五篇是〈王維的邊塞詩〉，王維的詩風，學者一般都將他歸之於「自然詩派」，而述民找出王維有關邊塞的詩，凡二十四首，可以分為三個時期，另外還把一些有問題的列為一組，加以討論。我的感覺，王維邊塞詩的量和質，若把他歸之於邊塞詩派，也毫不遜色。由此可見詩派之分，對於唐代一些有名的詩人來論，不是完全中肯，其次則是唐代國勢強盛，以武力拓邊，跟宋代之一味受邊疆民族的欺壓，似乎有天壤之別，而強盛的背後，付出的代價，也是夠慘烈的。多少英雄，戰死疆場，常為春閨夢裡人。而一些老死衰朽於邊塞的，「茫茫古木連窮巷，寥落寒山對虛牖。」（王維〈老將行〉）更是情何以堪。近日在電視看到泰北老兵的報導，身穿破軍裝，衣食不週，還對著鏡頭說：「人生就是這麼回事嘛！不過在這裡已經五十年

了，台灣不能去，大陸去了無以為生，只有這樣再過下去囉。」

所以我還是最欣賞王維的〈隴頭吟〉：

長城少年游俠客，夜上戍樓看太白。隴頭明月迴臨關，隴上行人夜吹笛。關西老將不勝愁，駐馬聽之雙淚流。身經大小百餘戰，麾下偏裨萬戶侯。蘇武纔為典屬國，節旄空盡海西頭。

王維這首詩作在他二十一歲之前，對於邊塞的軍隊，已流露出如此的同情。因而我認為王維的早慧，跟他敦厚的天性，也有密切的關係。

《王維探論》的第六篇〈王維「詩中有畫」的認定及其情趣〉、第七篇〈說王維寫真〉，都是討論王維的詩和畫的。王維是大詩人，也是大畫家，他的畫，是山水畫南派宗師，也是文人畫的始祖，他在畫史上的地位，不下於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，可能更高一些，也說不定。只可惜他的畫，至今已一幅不傳，不如他的詩，還有多首流傳下來。詩可以傳抄，可以刊印，可以默誦，流傳的方式多，流傳的副本也多，不像畫，每幅畫的真蹟只有一幅，佚失之後就永遠消失了。宋代時王維的畫已漸散失，但御府所藏尚有一百二十六幅（據《宣和畫譜》），加上民間所藏，數目尚有可觀，但歷經元、明、清三代，王維畫作已蕩然無存，所見的只是臨摹和偽造的了。從這裡看，似乎也更可看出「文學」的不朽來。

我此話並非是厚詩薄畫，實際上在王維本身，就有很好的——個實例。在陝西藍田縣的西南，有河流名輞川，流經終南山的北麓，海拔六百至九百米高，山谷綿延，達二十里，由於地形關係，諸多小溪注入軟湖時，狀似輪輞，故以得名，初唐時名詩人宋之問，在輞川營建別墅，開元天寶年間，爲王維所得，王維極欣賞當地的風景，苦心經營，建成有二十個景點的輞川別業，王維居此，日與道友詩朋浮舟遊賞，賦詩作畫，嘯詠終日。

王維曾將在輞川遊賞所作的二十首詩，編爲《輞川集》，並且把輞川景物，圖之於畫，即是有名的《輞川圖》，把輞川的二十名景，都畫於卷軸之中，宋代名詞人秦觀，曾有《書輞川圖後》一文，敘述他在汝南爲學官，因得腸癖之疾，臥直舍中，好友高符中攜《輞川圖》來探病，秦觀使二兒從旁引之，閱於枕上，恍然若與王維共遊輞川，數日疾癒。秦觀得的，固然並非重病難症，但畫作之精美動人，令人心曠神怡，也有以致之。

王維的《輞川圖》今已不傳，而《輞川集》則尚存完璧傳世。此所以述民可以據此而寫《神遊輞川——輞川集二十景點析述》（第九篇）。雖不能如秦觀當時，詩畫並賞，得見軟湖的湖水泱泱，四周山峰盤迴，竹木瀟灑，但心嚮往之，應該還聽得到當時潺潺流水吧。述民所以能引導我們神遊輞川者，就是因爲有《輞川集》在，這就是我所說的文學不朽的微意。說不定我們將來還可在當地重建輞川別業呢。

我說聽到當時的水聲，也並不是完全以意爲之。《輞川集·臨湖亭》：

輕舸迎上客，悠悠湖上來。

當軒對樽酒，四面芙蓉開。

輕舟在湖上划過，雖未寫水聲，而水聲實在其中。又《樂家瀨》：

颿颿秋雨中，淺淺石溜瀉。

跳波自相濺，白鷺驚復下。

秋雨颿颿，水花滴滴，除此之外，白鷺驚翅，撲撲之聲，也彷彿在耳邊。王維的詩，除了給讀者心靈的體會之外，確實也給人以視覺及聽覺的美感。述民兄《王維探論》的第八篇《王維詩作的音樂感》，不但舉出很多王維的佳作作爲實例，如「紅豆生南國」，「渭城朝雨浥輕塵」等，都是當時傳唱不絕的聲詩，述民並推論，王維實是古詩音聲效果的奠基人。

說到王維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的問題，明末張岱曾有極尖銳的譏評，並以王維的詩爲實例，見於張氏的《琅環文集》，他的意見可以歸納爲下列兩點：

1. 以詩句之意作畫，畫不能佳。如「山中元無路，空翠濕人衣」（王維《山中》）如何入畫？

2. 以有畫意之詩爲詩，詩必不妙。故詩以空靈才爲妙詩，可以入畫之詩，尚是眼中金銀屑